

古代罗马史学



-
-
- ❖ 命运使整个世界和它的历史倾向于同一个目标，那就是罗马帝国。
 - ❖ ——波利比阿

-
-
- ❖ **罗马是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扬者**
 - ❖ 古罗马历史简要分期
 - ❖ 王政时代（公元前753- 510年）
 - ❖ 共和时代（公元前509- 27年）
 - ❖ 帝国时代（公元前27- 476年）

罗马史学的兴起

- ❖ 拉丁语 *historia* 意指“所作所为” (*res gestae*)
- ❖ 1. 希腊的影响
 - ❖ 古罗马史学在史学思想、著作内容、编纂体例及文章风格等方面，沿着希腊史学所开辟的道路而展开的
 - ❖ 生活在罗马的希腊史家的直接传授与影响
波利比阿、普鲁塔克、阿里安、阿庇安
- ❖ 2. 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 201年）后，罗马战胜迦太基，确立了其在地中海地区的统治地位。由此激发而起的爱国主义热情，及战争所积累的历史素材，促进了罗马本土史学的兴起。
- ❖ 费边·匹克托（公元前354年- ? ），最早的罗马史家：《罗马史》
- ❖ 老伽图（公元前234- 149年），拉丁史学的奠基者：《罗马历史渊源》

生活在罗马，以希腊语写作罗马历史的希腊历史学家

- ❖ 波利比阿 (Polybius, 约205-125BC)
《通史》
- ❖ 普鲁塔克 (Plutarch, 约46- 120年)
《希腊罗马名人传》开创了历史传记体的先河
- ❖ 阿里安 (Arrian, 约96- 175年)
《亚历山大远征记》
- ❖ 阿庇安 (Appian, q约95- 165年)
《罗马史》

罗马史家

- ❖ 撒路斯提乌斯（或译萨鲁斯特，Sallust，前84- 34年）
《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
- ❖ 恺撒（Julius Caesar，前100- 44年）
《高卢战记》 《内战记》
- ❖ 李维（Livy，前59- 公元17年）
《建城以来史》（或《罗马史》）
- ❖ 塔西陀（Tacitus，55- 120年）
《日耳曼尼亚志》 《阿古利可拉传》 《历史》 《编年史》
- ❖ 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 75- 160年）
《罗马十二帝王传》

- ❖ 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 19）

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

- ❖ “罗马从一个小小城邦，几乎征服了整个的文明地区，并将之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这种征服事业，是在不到52年的时间内完成的。罗马何以能够如此？它是用一种什么方法取胜的？这些功业是在一种什么政体之下完成的？对于这样的事业，一个人焉能无动于衷，默默无述！”
- ❖ “历史之特殊功用就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因为单单一个事件的出现尽管有趣，却没有什么借鉴意义，而一旦揭示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研究便有意思了。对我们自身环境的类比研究，将使我们得到推测未来的手段和基点；而研习过去，则能使我们更谨慎、更大胆地面对现实。”
- ❖ “历史研究是政治生活的一种训练。”

——波利比阿《通史》

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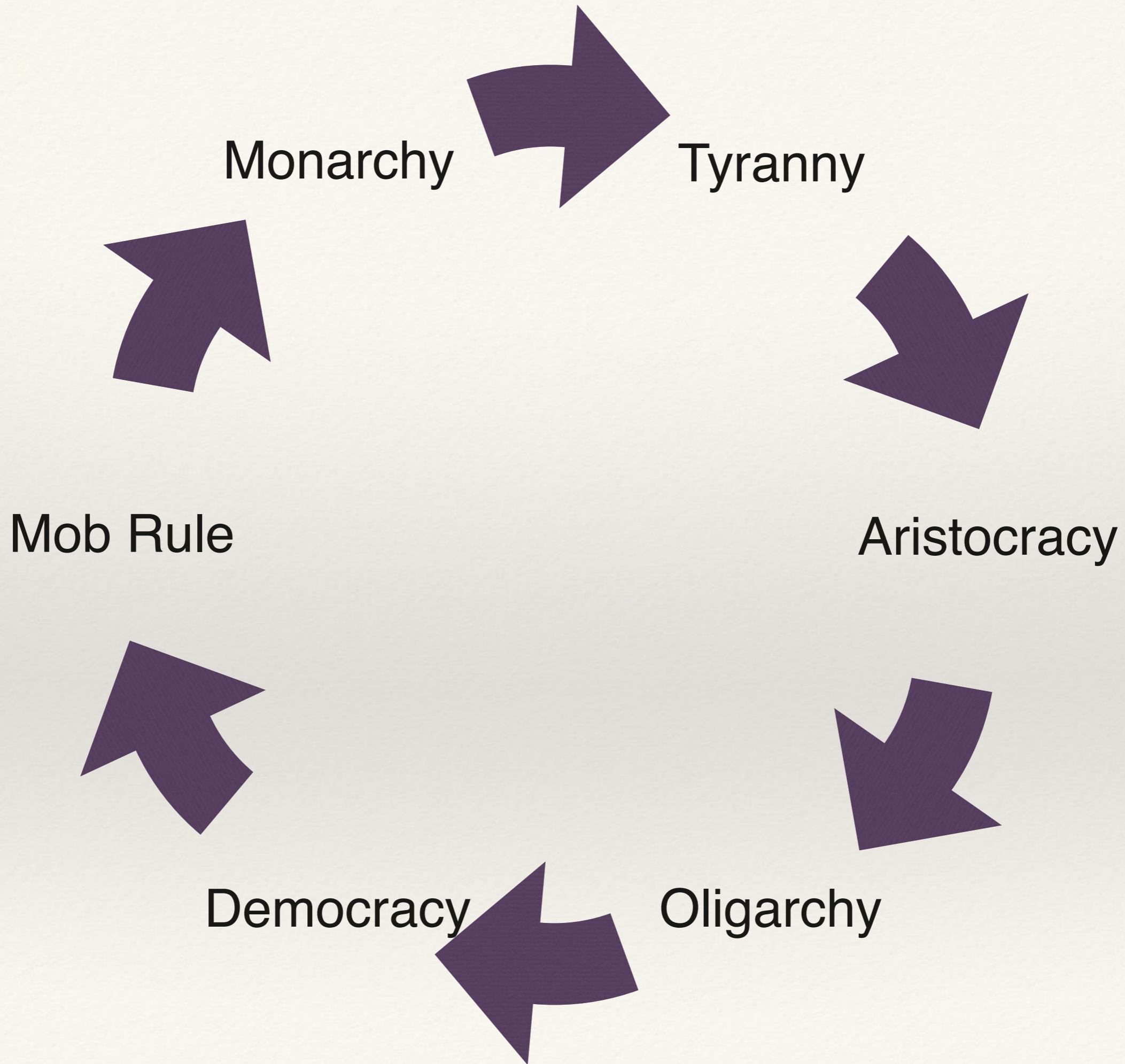
- ❖ “我所叙述的历史始自第140“奥林匹亚德”……从这时起，各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意大利、利比亚、希腊以及亚洲各地所发生的史事都是互相影响的。而所有那些史事的发展趋向，最后是要归于一统。这就是我选择此时为我著作起始的原因。当罗马人战胜了迦太基人，他们迈过了最困难也最重要的这一步之后，他们便确定了建立统一帝国的信心，并且开始把手伸向希腊和亚洲。”

——波利比阿 《通史》

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

- ❖ 历史眼界的开阔：“通史”、“世界史”的观念
- ❖ 对希腊史学的总结：历史学的领域、方法和目的（《通史》第12卷）
- ❖ 历史思想的深化
 1. 历史的任务：记录事情的真相；对事实作出解释
 2. 历史的垂训作用，历史是一门以现实事实为训的哲学
 3. 求真乃史家之第一要务
- ❖ 历史方法的进步
 - ❖ 历史学的三个层次：
 1. 应当披阅各种文献资料，能比较其记载之异同
 2. 必要的地理知识，史家应当亲自考察地理地形
 3. 政治经验，必要的实际政治军事经历
 - ❖ 历史学的两大任务：
 1. 考察过去使用的词句是什么意思
 2. 弄清某项政策或某项做法为什么会取得成功或为什么会遭到失败

- ❖ “拿历史上的事实来比照比照我们当前的情况，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种方法和根据，用以推测未来。”
- ❖ “从历史研究中所得到的真知灼见，对实际生活说来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因为历史，而且只有历史，能使我们不涉及实际利害而训练我们的判断力、遇事能采取正确的方针。”
- ❖ “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就是研习历史。取鉴于前人的覆辙，是教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困难、战胜命运的不二法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 ❖ “‘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目，这个人就终身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那么所剩下来的岂不都是些无稽之谈？”
- ❖ “凡是担起历史家任务的人，他必须忘掉一切个人的好恶。他常常要用最大的赞词来颂扬和点缀自己的敌人，如果他们的行为当得起这一点的话；他还要谴责和无情地斥责自己的最亲近的朋友，如果他们行为中的错误需要这样做的话。”
- ❖ “我请求我的读者们注意，不管是和我同时代的人或是将来的人，如果在我的著作中发现有任何故意歪曲事实真相或记载失实之处，那么你们就无情地批驳我吧！”



费边·匹克托

(Fabius Pictor, 约生于254 BC)

- ❖ 诗人，古罗马第一位著名的史学家
- ❖ 出身于罗马的名门贵族，祖先中曾有多人担任过罗马的执政官。他本人原先在军队中供职，曾经参加过征服波河流域高卢人的战争和第二次布匿战争，亲眼目睹过罗马人在特拉西米诺湖畔的惨败，他曾作为罗马代表团的成员前往希腊进行外交活动。
- ❖ 著有《罗马编年史》一书，所述史事始自神话时代、止于公元前3世纪末年，其中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记载尤为详细，并提出了"罗马起源于特洛伊"的观点。
- ❖ 用希腊文写成，目的是为了向希腊人宣扬罗马人的国威，后被译成拉丁文
- ❖ 原书已失传，但是波里比阿和李维都曾读过此书，并把它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李维称其为"罗马最古老的历史学家"。

老加图

(Cato the Elder, 234-149 BC)

- ❖ 罗马史学的真正奠基人，是第一个用拉丁语散文撰写历史的罗马史学家，也是古罗马史学中强烈的“政治军事史学”传统的规范者。
- ❖ 出身于贵族家庭，曾随军转战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西班牙、马其顿等地；后来进入政界，担任过执政官和监察官。他政治上属于极端保守派，奉行“罗马至上”的哲学，竭力主张维护罗马的古老传统，反对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 ❖ 用拉丁文写了一部《罗马历史源流》(Origines，亦译为《创始记》)，从此罗马才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历史著作。
- ❖ 此书分为7卷：前3卷追溯了罗马和其他意大利城邦的起源；第4卷和第5卷记述了第一、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经过；最后2卷则叙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直至他所生活着的时代大事记，还搜集了许多格言和轶事。
- ❖ 广泛地利用并细心地研究了前人的作品、官方文件和各种传说，有时还突破了编年体的写作规范、按章节来叙述同类事件的内容。
- ❖ 老加图认为：历史著作必须要具备垂训后世的功能，史学家著史就要宣扬爱国主义思想，要用古代圣贤的事迹来进行道德教育、培养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
- ❖ 书已失传，仅能从其他古典作家的引述中略知其梗概。

撒路斯提乌斯

(Gaius Sallust Crispus, 86-34 BC)

- ❖ 《罗马史》：
记述公元前78年至公元前67年罗马的重大事件。（已佚失）
- ❖ 《喀提林阴谋》 (Conspiracy of Catiline, 亦译作“喀提林叛乱记”)：
记述罗马贵族喀提林利用当时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兴兵叛乱、最后战死的经过。
- ❖ 《朱古达战争》 (Jugurthine War):
记述公元前2世纪末年罗马用兵努米底亚王国、其国王朱古达率军抵抗、最后战败的经过。

- ❖ 撒路斯提乌斯曾是罗马统治核心集团中的一员、后因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才退出官场的，所以反而使他能够冷静客观地思考历史。其著作中，不仅保留了珍贵的有关罗马共和制时代末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历史研究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 ❖ 他始终把历史研究看成是一项神圣而庄重的事业，处处以罗马的修昔底德自诩；既强调要严守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又主张要通过历史研究“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重视历史的垂训作用。
- ❖ 存世两部著作的共同主题：揭示共和制时代末期罗马社会中的严重危机，揭露和抨击罗马政界的各种弊端，进而探求罗马社会日益衰败的根本原因。
- ❖ 特点：
 1. 史料；
 2. 结构和语言；
 3. 人物性格和心理；
 4. 政治理想和思想情怀。

恺撒

(Julius Caesar, 101-44 BC)

- ❖ 《高卢战记》：

- ❖ 约著于公元前52年，为政治需要而作；
- ❖ 共8卷，记述了从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50年恺撒征服和经营高卢的全过程。前7卷（58-52 BC）出自恺撒之手，每年1卷。第8卷出自奥鲁斯·希尔提斯(Aulus Hirtius，幕僚和密友，历史学家)之手，所叙内容为公元前51年至公元前50年恺撒离开高卢为止的事迹，写于恺撒死后。
- ❖ 征服高卢的实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 ❖ 恺撒个人形象是塑造。

- ❖ 《内战记》：

- ❖ 约著于公元前45年；
- ❖ 紧接《高卢战记》，从恺撒和元老院之间的往来交涉讲起，讲到渡过鲁比孔河后怎样在意大利人民的热烈支持下节节胜利、终于迫使庞培放弃意大利逃往东方；然后再分别叙述在西班牙、马西利亚和阿非利加的战事；最后叙述东方战场的正式决战，恺撒在法萨卢斯一战击溃庞培，庞培在逃去埃及时死在亚历山大里亚，恺撒接着也追到那边，卷入埃及的王室纠纷。

- ❖ 军事报道? 政治宣传? 历史著作?
- ❖ 经典的军事教材
- ❖ 珍贵的历史资料
- ❖ 典雅的拉丁文风

提图斯·李维
(Titus Livius, 59 BC-17 AD)

- ❖ 《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 (*Ab Urbe Condita Libri, History of Rome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
- ❖ 全书共142卷，所述史事始自公元前753年神话中的爱涅斯来到意大利，止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晚期(公元前9年)。现仅存35卷（第1-10卷 / 第21-45卷)及少数残篇。
- ❖ 历史编纂 / 政治立场 / 道德说教

1. 1—5卷:建城到罗马被高卢人攻克(公元前753—387年)
2. 6—10卷:萨莫尼安人战争(到公元前290年)
3. 11—15卷:征服意大利(到公元前265年)
4. 16—20卷:第一次布匿战争到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公元前264——219年)
5. 21—30卷: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
6. 33—45卷:马其顿和叙利亚战争(到公元前167年)
7. 46—70卷:内战到同盟战争(公元前91年)
8. 71—80卷:内战到马略之死(公元前86年)
9. 81—90卷:内战到苏拉之死(公元前78年)
10. 91—103卷:内战到庞培在东方取得胜利(公元前62年)
11. 104—108卷:共和国末期
12. 109—116卷:内战到恺撒之死(公元前44年)
13. 117—133卷:内战到阿克提乌姆之役(公元前30年)
14. 134—142卷: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29—9年)

❖ “倘若我详述自城开创以来罗马人民的业绩，我能否算是完成了一件值得做的事，我不太清楚，即使清楚，也不敢肯定；因为我觉察到，这一主体不仅陈旧，而且变得寻常了；新史家总是相信，他们或者在这一方面要提供更为确凿的东西，或者在写作技巧上会超过文风朴实的前辈。然而，无论如何，我也尽我个人之能置身于世界上最优秀民族业绩的记述，那将是一种乐趣；而且即使我的声誉在这么大的史家群体中默默无闻，我也会以湮没我名声的那些人的卓越和伟大慰藉自己。况且，这一主题需要浩繁之功，因为要追溯到700多年以前，还因为始于蕞尔的罗马，如今竟已发展到苦于自身宏大的程度；同时，我也不怀疑起源前后的情形将给大多数读者提供较少的乐趣，因为他们急于接触的是一个异常强大民族的威力长期以来自行毁灭的新事物。与此相反，我还对我的工作寻求这样一种酬劳：至少在我一心一意地追溯往事时，我可以避而不见我们时代多年来目睹的弊端，并免去即使不能使史家离开真实，也会使他心绪不宁的忧虑。”

- ❖ “那些建城前或即将建城时所流传下来的，与其说适合于纯粹的史记，还不如说适合于富有诗意的故事，对此，我既不想肯定，也不想驳斥。我们允许先人通过神人结合以使城的开创更具威严；而且，如果可以允许哪个民族把自己的起源神圣化，并称他们的缔造者与神有关，罗马人民就有着如此大的军事声威——当其宣称他们和他们的缔造者之父是马尔斯时——以至于世上各民族以忍受罗马帝国的同样耐心来忍受这一点。但是，对于这些事物和与之相似的事物，无论怎样看待或评价它们，我个人并不予以特别的重视。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当密切地注意这些问题：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道德；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通过哪些人以及运用哪些才能建立和扩大帝国；然后应注意到，随着纲纪逐渐废弛，道德可以说先是倾斜，继而愈加下滑，最终开始倾覆，直至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罪过，亦不能忍受补救措施的今日。在认识往事时，尤其有利而有益的在于：你可以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各种例子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所应当仿效的东西，从中吸取你所应当避免的开端恶劣与结局不光彩的东西。”
- ❖ ……我想找到一种药，让我们的帝国返老还童，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这种能抗衰老的药就是我写的这部史书。当青年们看到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建功立业，如何享受元老院和人民赐予他们的荣誉的时候，他们的中心必定会燃起不可遏止的豪情壮志，立誓今生即便不能超越古人，也要无愧于后世。他们更会从史书中汲取营养和经验，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怎样做才能善始善终，怎样做就会恶始恶终。”

❖ 随着波里比乌斯历史思想的希腊化，传统就转移到了罗马手中。它在罗马所得到的唯一有独创性的发展来自李维，李维拟定了一部从开头以来的完整的罗马历史的宏伟构思。波里比乌斯著作的大部分是按照公元前5世纪的方法，与他在西庇阿圈子里的朋友们合作完成的，这些人在建立新的罗马世界这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只是波里比乌斯叙述的序论部分，不得不用剪刀加浆糊的方法而有赖于早期权威们的著作。到了李维那里，重心已经变了。用剪刀和浆糊所构成的，不仅仅是序论，而且是他著作的全体。李维的全部任务就是搜集早期罗马历史的传说纪录并把它们熔成为一篇单一的连贯的叙述，即罗马史。这是第一次所曾进行过的这类工作。罗马人严肃地相信他们自己对其他一切民族的优越性以及他们垄断着配得上称作唯一的德行，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唯一值得叙述的；因此像李维所叙述的罗马史，在罗马人心中就不是许多种可能的特殊历史中的一种，而就是普遍的历史，就是唯一真正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即普世的历史，因为罗马这时就像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已经就是全世界了。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一编第九节

塔西佗

(Tacitus, 约55-120年)

- ❖ “我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
 - 1. 《关于雄辩术的对话》 (*Dialogus de Oratoribus*)
 - 2. 《阿格里可拉传》 (*De Vita Iulii Agricolae*)
 - 3. 《日耳曼尼亚志》 (*Germania*)
 - 4. 《历史》 (*Historiae*，亦译作《罗马史》)
 - 5. 《编年史》 (亦译作《罗马编年史》，*Annals*)
- ❖ 将《历史》和《编年史》合在一起，上起公元14年，下迄公元98年，大致包括了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
 - ❖ 在这两部著作里，塔西佗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所持有的批判态度表现得尤为明显，对罗马帝国初期的社会状况和黑暗面作了形象的描述和深刻的揭露。

❖ “从罗马建城以来的八百二十年间的的事情，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写过了；关于罗马人民的历史，他们写得同样雄辩有力而又真诚坦率。但是在阿克提乌姆一役之后，当和平的利益要求把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人之手的时候，具有这种才能的大师就再也看不到了。同时，历史的真相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损害。首先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与自己毫无关系，从而也就对政治一无所知；其次，则是因为人们热衷于逢迎谄媚，或是因为对他们的专制主子的憎恨。一批人卑躬屈节地讨好，另一批人又在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样一来，他们就置后世子孙于不顾了。然而当人们很快地对那些趋时讨好的历史家感到厌恶的时候，他们却又喜欢倾听那些诽谤和怨恨的话了。阿谀谄媚被斥责为奴隶根性的可耻表现，但是恶意却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独立不倚的假象。至于我本人，我同伽尔巴、奥托或维提里乌斯都没有任何恩怨可言。我不能否认，我是由维斯帕西亚努斯的关系而开始了政治生活的；这一事业后来经提图斯加以促进，多米提安又帮了忙；但是自称始终不渝地忠于真理的人们，在写到任何人时都不应存个人爱憎之见。如果我能够活得长久的话，那么我就要把圣涅尔瓦的统治时期和图拉真的统治时期保留到我老年的时候再去写，这是一段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危险性较小的时期，因为在这段时期里，我们享有这样一种稀有幸福：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

——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1节

- ❖ “...著名的历史学家已把古老的罗马共和国的光荣和不幸载入史册。甚至奥古斯都当政的时期也不乏出色的作家为之执笔；但阿谀奉承之风一旦盛行起来，历史学家便不敢再动笔了。提贝里乌斯、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的历史都是人们在他们炙手可热时怀着惶恐心情胡编乱造出来的，而在他们死后撰述的作品，又受到余怒未消的愤恨情绪的影响。……我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因为实际上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受到这些情绪的影响。”

——塔西佗：《编年史》第1卷第1节

❖ “我自己很清楚，我已经叙述的和我下面要叙述的许多事情看来也许都是无关紧要的、值不得记述下来的小事情，但是不应当把我的编年史和人们编写的罗马人民的古代历史等量齐观。他们所谈论的或是随意插笔叙述的题目是：大规模的战争，遭到猛攻的战争，被打败或是被附录的国王……但是我所写的事情都是狭窄范围之内的不光彩的事情……可是，揭开这些事情的表层向里面看一看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因为这些事情在初一看时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但它们往往引起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塔西佗：《编年史》第4卷第32节

古代罗马的历史传记写作

- ❖ 普鲁塔克的“名人”传
- ❖ 苏维托尼乌斯“恺撒（帝王）们”的传记
- ❖ 阿里安笔下亚历山大、恺撒笔下的自己、塔西佗笔下的岳父阿古利可拉……

- ❖ “人”在历史和历史写作中的地位
- ❖ 局限于“名人”、“帝王”范畴的“人”
- ❖ 传记体历史写作与叙述体历史写作的相互补充

普鲁塔克

(Plutarch, c. 46 – 120 AD)

- ❖ 《希腊罗马名人传》 (*Parallel Lives*)
- ❖ 现存50篇，其中46篇成对（一个希腊人物比较一个罗马人物，例如亚历山大大帝比较凯撒），每一组后面都有一个合论。另有4篇独立成篇，不作对比，也没有合论。
- ❖ “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最显赫的业绩不一定总能说明人们的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防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因此，正如画家通过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面孔和眼神，就能画出逼真的肖像，而无需斤斤于人体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也必须得到读者的许可，俾能专心致志于人物灵魂的特征及其表现，并借此描绘每个人的生平事迹，而将他们的赫赫战功政绩留给别人去写。”

1. 忒修斯 (Theseus) —— 罗慕洛 (Romulus)
2. 吕库古——努马
3. 梭伦 (Solon) —— 普布利科拉 (Puplicola)
4. 地米斯托克利——卡米卢斯
5. 伯里克利——费边
6. 亚基比德 (Alcibiades) —— 克里奥拉努斯 (Coriolanus)
7. 提摩勒昂 (Timoleon) —— 伊米尼乌斯 (Aemilius Paulus)
8. 佩洛皮达斯 (Pelopias) —— 马克卢斯 (Mancelius)
9. 阿里斯提德 (Aristides) —— 马可·伽图 (Maxcus Cato)
10. 菲洛佩门 (Philopoemen) —— 弗拉弥尼乌斯 (Flaminius)
11. 皮洛士 (Pyrrhus) —— 马略 (Caius Marius)
12. 吕山德 (Lysander) —— 苏拉 (Sylla)
13. 客蒙——卢库卢斯
14. 尼基亚斯 (Nicias) —— 克拉苏 (Crassus)
15. 塞尔托里乌斯 (Sertorius) —— 尤蒙尼斯 (Eumenes)
16. 阿格西劳斯 (Agesilaus) —— 庞培 (Pompey)
17. 亚历山大 (Alexander) —— 凯撒 (Caesar)
18. 福基昂 (Phocion) —— 小伽图 (Cato, the younger)

- ❖ On the day that Alexander was born, the temple of Diana at Ephesus burned down, an omen which the fortune-tellers of the East interpreted as a sign that on that day, the force that would destroy Asia had entered the world.
- ❖ Alexander had light skin, blond hair, and melting blue eyes. A sweet natural fragrance came from his body, so strong that it perfumed his clothes.
- ❖ Action and glory, rather than pleasure and wealth, were what Alexander wanted from life. Fame was his passion. When he heard of the conquests of his father, King Philip of Macedonia, Alexander was not happy about the additional wealth and power that he would inherit, but instead was sad that there would be less left for him to conquer. Alexander often lamented to his friends that the way things were going, nothing would be left for him to do once he became king.
- ❖ Alexander wanted a kingdom involved in trouble and war, where he would have an ample field to exercise his courage and make his mark on history. He disdained a life of comfortable sloth. This young warrior was always a great patron of the arts and of learning. He enjoyed and encouraged hunting and the martial arts, except for boxing.

- ❖ Bucephalus was Alexander's horse throughout most of his career. Some horse traders had brought this magnificent animal to King Philip and offered him for sale, but no man could ride him. The traders were taking Bucephalus away when Alexander remarked that it was a shame to lose such a fine horse just because no one knew the right way to manage him. Philip at first ignored the boy, but Alexander persisted. Finally Philip said: "Do you presume to criticize those who are older than you, as if you knew more, and could do better?" Alexander bold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ride the horse, and everyone laughed. He bet the price of the horse, and got the chance to try.
- ❖ Alexander had noticed that Bucephalus was afraid of his own shadow, so he turned the horse to face the sun and settled him down, then walked him in that direction for a while, stroking him whenever he became eager and fiery. Suddenly, Alexander jumped on his back and drew in the bridle gently, but firmly, until all rebelliousness was gone. Then he let Bucephalus go at full speed, urging him on with a commanding voice.
- ❖ Alexander's father and the others looked on nervously until they saw Alexander turn at the end of his run and come back in triumph. "Oh my son," said King Philip with tears in his eyes, "find yourself a kingdom equal to and worthy of yourself, for Macedonia is too little for you."

阿里安

(Arrian of Nicomedia, c. 86 – c.160)

- ❖ 《亚历山大远征记》 *Anabasis of Alexander*
- ❖ “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都曾撰写过亚历山大的历史。他们二人所叙述一致的事迹，我都作为相当准确的材料记载在我这本书里；不一致的地方，我就选用我认为比较接近事实、比较有记述价值的东西。关于亚历山大的事迹，别的人也有许多撰述。事实上，还没有一个人物象他那样有这么多历史家进行记述，所记内容又这么不一致。我认为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二人的记述较为可靠。因为阿瑞斯托布拉斯曾随国王亚历山大转战各地，托勒密则不但有同样经历，而且他本人也是个国王。对他来说，撒谎比别人更不光彩。此外，他们二人撰写亚历山大历史的时候，既然他已经死了，就再不可能有什么力量强制他们说假话，而他们自己也不会因为说假话得到什么好处。至于别人撰述中那些我认为值得记下而且并非完全不可靠的材料，我也采用了，作为流传下来的关于亚历山大的史料的一部分。如果有人奇怪：觉得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撰写亚历山大的历史，怎么我还会想到要写这一部呢？那就请他暂时按捺一下，先把他们的著作加以研究，对我这本书也有了认识之后再说。”（卷一·前言）

苏维托尼乌斯
(Suetonius, c. 69 – after 122)

❖ 《罗马十二帝王传》 (*De Vita Caesarum, The Twelve Caesars*)

从凯撒到图密善的12位皇帝(Julius Caesar, Augustus, Tiberius, Caligula, Claudius, Nero, Galba, Otho, Vitellius, Vespasian, Titus, Domitian)的传记

❖ 统一的风格体例:

外貌描写——预兆神迹——家族背景——引述言论——
皇帝史传

- ❖ XXV. 在统帅军队的这9年里，他的成就主要如下：整个高卢，以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塞文山，和莱茵河、罗纳河为界，周围约3200罗马里范围内地方，除了同盟者和曾经给了他很大帮助的城市外——都被他并成一个行省，并被规定每年向他上缴税金4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他是第一个架桥到莱茵河对岸去进攻日耳曼人的罗马人，他给日耳曼人造成重大损失。他还入侵不列颠人（以前不为外界所知的人民），征服了他们，向他们索取钱财和人质。除了这一切成功之外，他也有过倒霉的时候，但总共只有3次：一次在不列颠，一场大风暴险些毁了他的舰队；一次在高卢，他的一个兵团在格戈维亚被击溃；还有一次在日耳曼边境上，他的部将提图里乌斯和奥卢库勒乌斯遭到伏击阵亡。
- ❖ XLV. 据说，他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四肢匀称，面部稍胖，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他体格健壮，只有临死前，时常突然晕倒，夜里做恶梦。他有两次在战事进行中癫痫发作；他有点过分注意自己的外表，不仅让人仔细地给他理发修面，而且正如有些人指责他的，还让人给他摘头发。他的秃头很不雅观，这使他很烦恼，因为他发现这个缺陷经常成为诽谤者的嘲笑对象。因此，他惯常从头顶往前梳理那稀稀拉拉的头发；而在元老院和人民决定给予他的所有荣誉中，每次他最乐意接受和利用的莫过于戴桂冠的权利了。人们还说，他的衣着是引人注意的。他身穿镶红边的元老长袍，加缘饰的袍袖长到手腕。长袍经常束带，但是带子束得很松，而这最能使人想起苏拉的话来。苏拉当初常常警告权贵们，要提防那个不好好束腰带的男娃。
- ❖ LVI. 他留下了高卢战争和同庞培内战中自己行为的记录。《亚历山大里亚战记》、《阿非利加战记》和《西班牙战记》的作者不清楚。一些人认为是欧比乌斯，另一些人认为是希尔提乌斯，后者还曾为恺撒未完成的《高卢战记》增补一卷。关于恺撒的《战记》，西塞罗在《布鲁图》一文中也曾作过这样的评说：“他所写的《战记》理应受到赞美，它们简捷明了而又不失优美，没有演说术的堂皇词句的装饰。虽然他的目的在于给那些打算写历史的人提供素材，只是意外地满足了那些想在自己的叙述上翻花样的庸人们的欲望，但他还是使得那些有点头脑的人不敢去涉猎这个题目。”对于这些《战记》，希尔提乌斯赞美道：“它们受到所有评论家如此高的赞扬，以致他好像不是为作家们提供了机会，而是剥夺了他们的机会。可我们对它们的赞扬比其他人还要高，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战记被写得多么优美，多么准确；可我们另外还知道，他写这些战记写得多么不费劲，多么迅速。”然而，阿西尼乌斯·波里奥认为，这些《战记》写得既不认真又缺乏真实性。因为，关于许多别人做的事，恺撒太轻信他们自己说的，而关于许多他自己做的事，则不是出于有意就是由于记不清而受到篡改。波里奥还推断说，恺撒曾打算改写和修正自己的《战记》。

琉善：《论撰史》

(Lucian of Samosata, c.125-after 180)

- ❖ “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
- ❖ “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
- ❖ “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历史中可欣赏的成分无疑是外加的东西，不是历史的本质。”
- ❖ “如果在通向真实的道路上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家应始终注意的不是现在的听众，而是今后将读到他的史著的人。”
- ❖ “历史则惟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历史有如气管，据医生说，气管不能容忍一点点食物进去的。”
- ❖ “历史如果是夸夸其谈，就连欣赏的价值也没有了。”
- ❖ “历史家的气质不能不有一点诗人的风度，历史正如诗歌一样，是需要运用一些高昂脱俗的调子的。”

- ❖ “历史是可以歌颂的，但是歌颂要安于本分，要用得恰当，不要使读者讨厌。”
- ❖ “历史家在歌颂的时候务必着眼于后世的读者。”
- ❖ “如果历史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
- ❖ “历史家的能事也是如此：他的艺术在于给复杂错综的现实事件赋以条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后以尽可能流畅的笔调把这些事件记载下来。如果听众或读者觉得有如亲历其境，目击其事，而且称赞作者的技巧，那么历史家的雕像就算达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劳动就不是白花了。”
- ❖ “我们既然认为历史精神的目的在于坦率诚实，从而历史风格也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词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
- ❖ “你不要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以为你舞文弄墨，夸夸其谈，而不顾历史的发展。”

- ❖ “历史家务使自己的头脑有如一面明镜，清光如洗，纤尘不染，照见人脸，丝毫不爽；这样，他才能如实反映出生活的现实，既不会歪曲真相，又不会使之失色。”
- ❖ 历史家“搜集材料不应粗心大意，而必须惨淡经营，反复调查；如果有可能，历史家应该亲临其境，目睹其事；不然的话，他也应该采用不偏不颇的报告，选择那些不会因偏见而夸大或贬抑的口证。”
- ❖ “我的模范的历史家是这样的人：他无所畏惧，清廉正直，独立自主，坦白诚实，是非分明，不为一己的爱憎所左右，不因怜惜或敬佩而笔下留情；他是大公无私的判官，对谁都不怀恨，但是对谁都不徇私；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无帝皇将相，绝不考虑他们的喜怒，而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他可能怀有个人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视国家的利益，视真理重于私仇宿恨；他可能有所喜爱的人物，可是，他不会饶恕他们的过失。”历史家“必须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无所畏惧，不仰赖他人，否则他就会优柔寡断，易受不正当的影响”；“必须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一切神灵都不在他眼内，他的惟一原则与坚定信仰是：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
- ❖ “我的理想历史家必须具备两种才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现才能。前者是天赋的才能，不可学得；后者是后天的修养，只要熟读典籍勤学苦练，便可以学到。
- ❖ “歌颂者的惟一任务是颂扬与取悦他的对象，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即使言过其实，也在所不计”。“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诗只遵守一条法律——诗人的想像。
- ❖ “不能区别诗与史，确实是史学之大患”。

西方古典史学传统

- ❖ 求真探索的精神
- ❖ 人文主义观念
- ❖ 宽宏的历史眼光
- ❖ 历史的道德教化
- ❖ 历史的现实垂训
- ❖ 史著的语言叙事
- ❖ 史家的自身修养